

(鼎濟)

孫中山葬地

咫尺。考太祖出身，係一平民。揭山、或將如北京之國會，時有槍亂之聲，山亦係一平民，而高呼革命，推翻滿清，其功實與太祖相持，今者二一、黨人不欲爭出治皇尊之尊號，以託孫氏之身，豈外身葬金陵後之人，遂令陸君一憑明皇陵，明太祖之外，權主義，大加懸殊，曰孫氏征苗，飲、與孫氏之平民主義，又相去遠甚。何謂非皇帝意味歟。

猓兮嶺斷層世不

(一) 魂記尋家山路
(二) 香到菱花月更明
(三) 人歸故里
(四) 香燭雨芳條
(五) 殘照井空
(六) 蓬萊有越仙路
(七) 空林鳥聲春
(八) 倉皇烽火滿江關
(九) 江郎空煞花筆
(十) 苦恨淡
(十一) 空新
(十二) 一盞紅
(十三) 少年意氣
(十四) 石根斷

長笛聲

方女之病勢日劇也。目暈頭昏。若畏寒而又熱。胃呆
 胸悶。概不食而難飢。夢中囁語模糊。泥耶通訊。醒後
 精神恍惚。嘔婢多煩。忽啼忽笑。芳心之變幻難猜。如
 醉如癡。眞性之本來盡昧。而一颯瞥之遙起。益如
 針刺之難安。甚寧衣如蠅蛇。羌裸體而忘羞。髮作獅
 披。更裂背而奔怒。逢人假狗。低聲即合唇之歎。遇物
 摧殘。信手作穿棧之擲。昔是窈窕淑女。今爲迷惘瘋
 人。素無實不足鎮其心。情流不能導其軀矣。
 視紅日擊女病。咄咄頻呼。淚風志在耶身。拳拳不釋。
 五千漏拍床鳩枕。由女痴音至武痴。十二時指桑罵柳。
 自內閣欲奔外閣。無奈略施絲鋼。練作蛇盤。其如不
 受拘繫。嚙傷膠股。即大網非閉女。逢角毫不撓。力
 雄軍勝佛兒。舉重等於無物。怪濟家人駭詫。歸爲害
 世冤愆。召來巫女荒淫。謂能立時禳解。掉弄玄虛。殊
 可哂也。數陳事實。姑妄言之。

巫亦巫門。鑽之而竊人。云借卜方山陰書。神宮其
 家。能查森羅。賜冊指。東顧其命。左孽靈堪懾。鬼然
 財可通神。無幾可以指授。音爾錢能買命。結劣消惡
 債爲同黨。分財聘醮。特地淋漓。出作護符。浩誦惑衆。
 儒生難於糊塗。奇將時娘探來。病機微有轉機。德許
 斧頭砍去。在視祝讀經。見好。尙覺順者。而此機蒞
 詭釋。偏多迷信。况復鄉鄰相見。尙覺順者。而此機蒞
 譚言。頓預特甚。婦乃以重資相招致。而取得藉口術
 詐欺矣。

評苦學生

四、四百合影片公司假座甯波同鄉試映海峯君所導演之教育影片「苦學生」，教請報界電影界到會評語，記者承領大龍招牌車往觀，歸後於燈下評之：

點點是劇爲吾所自編，立意極高，一洗近日常產片專重男女接吻淫淫之惡習，其劇情大意爲一宦人子喪父，性孝，且貼工作甚苦，因紹父業作小販，專與小學生交易，遂亦求助學之念，得轉校之求，始得入學，立志刻苦，體輕勤勞，師嘉其志爲介紹入一銀行當記室，行長有女，兩相愛好，遂成眷屬，大致導入學爲今社會一般空國，大致導學爲一羣人因貧廢學者發一猛省，其中穿插亦無不含有深意，各演

登坑速記

月之初八日，因事至先施園一觀。琳琅滿壁，余不暇細細賞鑑，即覺腹中咕咕作怪餓，四立即將客門緊鑰匙，急找大便處覓一便，無出則大庭若市、衆目者環立，既得而便者，則口銜紙捲狂吸，一若弗此廁所，每月租金須六十番也。余聞不能呼得所中消氣者，未得便而候，乍苦不能下，蓋批數賢十倍於余，亦必見此狀，當驚，而欲便亦益急，然環顧立待者如此之多，一時何能編者曰：一聲坑耳，而使樹君琅瑯實宜佔得一坑地，小民佔一坑地，較大來，乃有如許臭文字，未謂國所租價軍閥之佔地，小民佔一坑地，較大來，乃有如許臭文字，未謂國所租價

(三)斯時欲便而不得其便，或常不便者，見已轉而至西香場，有一便所，守門人兀坐門首，余正思入，守門人曰：客歸寧乎？余曰：未也，詢以票價，曰：甚廉二銅元耳。余急



與女賣
亞比

打狗

[illegible]

如此歌場

爲商業小學堂，學費亦無每年六十元之譜，畢業後雖有校長攸擇，何能直接強行爲書記此處不如改爲分門教授，強行於商業小學中學而大學，故學校深器其人，爲之代籌學費（二）末幕將世所帶之箱，中乃介明爲小販時，提靈云子不忌其母，然覺小販之前，靈云君子不忌其母，且覺介明今爲銀行協理，尚不憚心，欲其子以小販終其身耳，故箱中之家寶，

第一回 問道人燒紅俗官傳 浪戲的色
後來這段新聞傳播出來，未免加油加醋的加了許多，豈知後世料有，有的說紅衣女昨夜死了，那許多愛雲莊莊粉，色了，

調早子與媳婦語，爲介明，汝者不讀書，何能得有今日，將來子孫難堪，甚則不可不讀也，如此則庶不負

記賣琴岡說

[illegible]

風餐露宿，奈何不願過安樂歲月，而甘與黃口牙牙之小女子爭妍鬪艷耶？賣花娘言已，不勝唏噓感慨，余亦有動於中，因爲之記。

社會小說 李何天

(二)(吳門程樹廬著)

第九回 溫旅長疑心生暗鬼 黃道婆信口說謊言

忠孝顧頭，國忠一添番四喜哥

教倫大減價！那末豈不更發利銀麼？

有人實行開起來了，已覺好笑極咧。昨天有個朋友向我說，四川路上每月減價一次的那月寶號，現在又在那裏舉行「翻天翻地」大減價了。哈哈！那月寶號的大減價，實在越不像話了。我想該號既要每月減價，次何不老老實實說：老姐娘月經到大減價！那是「老板和老板娘經」。

診餘隨筆

聖先美猶社丁君、延余至杭州診其友戴君俊卿之封翁病，詢診金若干、患何恙、丁君曰：歲翁年六十有七、精神矍鑠、近忽雙目失明、兩足腫、有黃水、余曰：耳聾聰、近忽弱、丁君曰：然、余曰：是症名曰失聰、僕往恐亦無能爲力、蓋翁必恃體力之強、

（附十續）

此日、游杭州近寺、聞一僧曰：余失披、猶僕必不能免、倘病果可爲、余亦不辭跋涉、爲余直告戴君、回信到、再定行止如何、丁君深然余言。

○介 紹

「禮拜週刊係大南佛徒嚴美孫沈經良許紅奎合編、內容甚佳、第一期將於二月初出版云、」

（濟公）

楊處因先生于癸卯初，在荏苒黑毛之中，擷出一張舊書自覽，調理吾因。該稱他一聲至聖公，就在這等輩口上說些趨趨情情皮話了，但是他毛上還有極痛癢的事體，足足發癢，是他想使便史先生的記在下面。

楊處因先生有一次吃飯時候不知怎地，吃了一枚銅針下去，起初以為是一根魚骨，饒在喉嚨裏，而欲吐下去，後來多吃些飯，咽也吞了下去，以為爲了有事，竟不知道。一枚銅針之期不知餓了幾許掙掙，倒也不想脫而出，後來遊歷到荊門旁邊，遇照理應該與楊先生脫離關係了。

但是這位針先生忽然變樣起來，楊處因便在荊門鎮前不肯出來，阿呀，楊處因一來不打算，楊處因生告受了驚，你們想吃飯撒飯是每天罷不來的事情，楊先生的荊門口給針先生的動作去路，宛其似乎給馬下群倒受一般，把米碗他的武力統一口上鋪完全推倒，於是乎楊先生只得叫杜樹安，乞助於西醫了，西醫派刀將腹中探出，發覺楊先生的後胸，方纔把針先生殺出荊門而去，西醫大唱凱歌，然而楊先生的愛想已大遭蹂躪了，唉，楊先生至今心想，是天天還有些餘悸。

學潮蠡海

王鳳姐上車回來了，一睜眼，見他黃黃的臉皮，短短的鬚鬚，穿了件半新不舊的夾袍子，衣襟馬褂，手中提了只黑羊皮手提袋，匆匆的走將去。胡仁孝要招呼時，聽了點頭進去了。胡仁孝覺得總有些不好意思，心想他大概忙得很，等回兒聽了點來傳見，做了晚飯，那娘姨指點了他一個鋪，叫他神堂庵裏去，老說着，你安心在這兒做幾天，有機會存你到裏去當個舖，叫他神堂庵裏去，庶幾做役後，娘姨道：怎麼做役却不懂得，這就是茶房，同客棧裏茶房差，差不多，不過沒有頭頭發到手，寫意也寬些罷。胡仁道：一年有多少通報呢？不多，不過發有頭頭發到手，寫意也寬些罷。胡仁道：一年有多少通報呢？娘姨道：那到說不定，工錢是一個月祇有三四塊錢，碰運氣，一年也可弄三百塊錢呢。說着走出去的，一個司帳也得不會差的，所以一年到底，來他差那碗也不知多少，至於你呢，又沒來央過他，他特地瞧你來，這樣

贈元之書籍
二條以上者
五十元
三條贈
前贈
准三月

石顏你。他不容易的。明當上仁心懷。忍。心想做學堂裏差使。總比做
苦工清閒些。一年有二三百塊錢。豈不夠了。老少一家吃用麼。

紙價日貴洋價日
長本報遵照小報
全業公議自起增
三月界初日報誌
價望各界閱報諸
君鑒原爲幸
金鋼鑽報社啓

愛讀小報者注意
敝處有品(五期後)鑽海大
風以及其各小報。願另碎
口讓。凡缺而欲補者請書明
號數。每號附郵票二分。寄上
海南市裏會橋太康坊三號陳
寄岸。當速寄來。號數多者
價可再廉。

(十)

子慨爾嬌娘身
竟都十分嘆惜
非徒艷芬居然
逐漸逐漸的有
起色
我莊艷芬
但是沒有個歸東所在，終
晨復得，有一天，艷芬對
蘭復，覺得自己從前是豐
容盛鬋，現在變得瘦削可
憐，發發了一聲微嘆，暗
裡此身在泥淖中浮跡十
年，顛倒了不少急色郎郎
人，願得有個歸東所在，終
安無事，總算有了個歸東

其是以君子有板蕩傾覆之憂、爾傳復有十景櫬之事、大元帥崩於其殯也、衆及臣實舉棺、於古先有行之、

大漏卮

國家財政

軍費

王

衛惠叔蘭之喪、
除喪而后越人來
待於廟、垂涕洟、
而子遊美之、武

下干戈，是以天下爲先亂，賴其渴飲，憐卹卽在蠻夷仇讎之人，亦若嘵嘵者，嗟慨卽不能自己，已可成功德之感人，也甚矣，詎知某報有名望心者，不惟大體識識，意還從而深賞之，爲乎不然，豈謂心所肝架不與衆人相同，而彼，然卽所謂大吠者非邪？至於今之說諸君，本爲鼠賊爪牙，反有憾於民黨，惟不敢冒大不韙，故不得已而於其末耳，雖然詆誣之禍亦多

